成員。或者如英語、德語、荷蘭語、丹麥語、瑞典語之間的關係。」

「另一反對使用『方言』來指這些語言的一個嚴肅的理由是，它們內部存在著眞正的方言（real dialects）。比如官話吧，它是最大的，最少有三種方言，即北方官話，北京人說的；南方官話，南京或蘇州人（？）說的；西部官話，四川人或湖北人說的。」

「同樣的，這個需要一個較好名稱的語言，我們可以稱之爲廈門口語（Amoy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），也有幾個屬於自己的眞正的方言，其犖犖大者如漳州、泉州、同安、及廈門本身。本字典以廈門音爲標準，而於漳、泉方音也有註明。還有眾多諸如同安、漳浦及其他方音變讀也儘量收錄。」⑧

杜嘉德所謂「廈門話」（the language of Amoy）指的是包括漳、泉、廈門、永春、台灣、南洋等地漳泉系閩南語，但不包括潮州、海南島的閩南語。雖然他知道它們是由福建移民去的，但仍把它們歸爲其他語言（other languages）。

杜嘉德沒有明白界定「語言」與「方言」之間的差別。但由他的分類可知，他是以兩種方言的溝通度爲界定標準，如果兩種方言可以溝通，則互相間即爲「方言」的關係，如漳泉之間雖有不同，仍不妨溝通，所以互爲方言的關係，但互相間無法或難以溝通（unintelligible），則互相爲「語言」的關係，如潮州、海南、福州、興化之與廈門。易言之，他不是從歷史語言學或政治的立場，而是站在社會語言學的立場來界定「語言」或「方言」的意義。



在附錄中，杜嘉德對廈門話的方言，如漳州及其次方言、泉州及其次方言的語音特色及其對應關係有簡單的描寫。對廈門話移民海外也略作敘述。

他把潮汕話、海南話、福州話、莆仙話歸類爲「相關的其他語言」。他比喻廈門話和潮汕話之間的差異，有如荷蘭語跟德語，或葡萄牙語跟西班牙語之間的差異。通曉其中一種語言，仍可通曉另一種語言的大部份內容。海南話比較離得遠，但與廈門語、潮汕話仍很接近。福州話則完全不能與廈門話溝通。

杜嘉德又提到閩語之外的其他語言。他說⑨：

「廈門話與其他漢語較無關連，但它們都源自共同的祖語。那個共同祖語並非現代官話方言，而是三千年前的古漢語。所謂mandarin比任何其他漢語或漢語方言從那個原始漢語改變得都厲害。……」

廈門話因爲保存了較多古音，因此在漢語聲韻學上有突出的地位，杜嘉德認爲研究廈門話極其重要。

基本上說來，杜嘉德對閩南語內部方言的了解與描寫，及閩南語在漢語語言學上的地位是相當正確的，在一百二十年前，他已有這樣的見解，著實難能可貴。

## 4. 杜嘉德的語言學成就

杜嘉德的語言學成就完全表現在《廈英大辭典》的製作上。替廈門話，包括漳州、泉州各地方言口語詞素留下這樣豐富的文

獻，已經是空前，並且除了《台日大辭典》之外，也沒有一部辭典趕得上它。這樣的成就在歷史上已經可以不朽了。這是杜嘉德在閩南語詞彙研究上的貢獻。

但杜嘉德在語音學上也有一些成就。比如：

4.1.聲調研究

杜嘉德紀錄廈門、泉州、漳州八音的名稱及調值⑩，茲依筆者理解，簡譯爲五度制如下：

| 廈門 | 泉州 | 漳州 |
|---|---|---|
| 上平tsiuN$^{7}$ 'piaN$^{5}$ :44 | 上平～:43 | 頂平teng$^{2}$ peN$^{5}$ :24 |
| 下平e$^{7}$ piaN$^{5}$ :213 | 下平～:214 | 下平ee$^{7}$peN$^{5}$ :13 |
| 上聲tsiuN$^{7}$ siaN$^{1}$: 451 | 上聲～:51 | 上聲siang$^{2}$ Siann$^{1}$:42 |
| 上去tsiuN$^{7}$ khi$^{3}$:21 | 上去～khir$^{3}$:31 | 頂去teng$^{2}$ khi:21 |
| 下去e$^{7}$-khi$^{3}$:22 | 下去～khir$^{7}$:31 | 下去ee$^{7}$ khi:21 |
| 上入tsiuN$^{7}$～jip$^{8}$:31 | 上入～:31 | 頂入teng$^{2}$jiP$^{8}$:32 |
| 下入e$^{7}$～jip$^{8}$:25 | 下入～:25 | 下入ee$^{7}$jiP$^{8}$:13 |

杜嘉德對廈門和漳州的描寫大體不差，只是細節上恐怕還有可商榷之處。比較現代方言音，其漳州音描寫較可信。廈門的上平、上聲他說是雙曲折，不免令人懷疑。他描寫泉州音則比較模糊，他聽說泉州上聲分上下，但他無法分別。去聲本調混同，但變調仍有分別。

杜嘉德把聲調分爲二類，一類是收-p、-t、-k尾的入聲，他用短促來描寫，「上入」微升、急降，「下入」突然上升。舒聲以不急促（ not abrupt ），及高低曲折描寫。平板調（lever musical）分高低，「上平」高而「下去」低；曲折分單一曲折（single），即「上去」聲；雙曲折（double），下平先降後升，上聲微升急降。



杜嘉德也提到連詞變調。請參照序文，茲不贅述。

他的紀錄有一點值得注意，即現代廈門音的陽入（下入）聲，自羅常培（1931）以來的紀錄，都是高平短調，杜嘉德說是突然上升（rising），那是現代泉州音的特色。或者十九世紀中葉的廈門音是那樣的調子。

4.2.重音研究

閩南語一般特色是多音節詞以末字最重，但有些多音節詞末字反而較輕，謂之「輕聲」，杜嘉德謂之附屬詞（enclitics）。杜嘉德首用雙連字符表示，如：thâi--sí（刣死＝殺死），tò--lâi-Khì（倒來去＝回家去吧）等。雙連字符之後的輕聲字雖已失去原調，但杜嘉德仍記如原調，但是一些只用作輕聲的詞卻歸陰入，如：teh（塊＝正在）Cheh（「一下」chit$^{8}$e$^{7}$之合音），現已成教會羅馬字的傳統。

杜嘉德對重音的傑出研究，表現在無輕聲字多音節詞內部輕重音的分佈。他認爲多音節詞的重音分佈有嚴格的規則。基本原則是最重音落在最後一字，其規則細述如下：

A.二字組前輕後重。

風$^{2}$吹$^{1}$

B.三字組前輕後重，中字不含重音。

講$^{2}$無$^{0}$影$^{1}$

但當中字比較重要或調子較強時。如果前字爲助詞或不重要

的字，如有、無、用、來、去、塊（teh）、著（tioh）、通（thang ）、卜（beh）、佇（ti）、到（kau）、佮（kah）、那（na）、若（na）、敆（kap）、即（tsiah）、就（tsiu$^{7}$）……這些字放在首字時，重音移到中字。

無$^{0}$教$^{2}$訓$^{1}$

著$^{0}$寒$^{2}$熱$^{1}$

塊$^{0}$講$^{2}$話$^{1}$

卜$^{0}$搬$^{2}$厝$^{1}$

十$^{0}$外$^{2}$儂$^{1}$

一$^{0}$世$^{2}$儂$^{1}$

但如首字特別重要，如：

盡$^{2}$氣$^{0}$力$^{1}$

C.四字組通常是兩個二字組的再組合。而第一組較第二組爲輕。第二字爲次重音，末字最重，如：

無$^{0}$儂$^{2}$卜$^{3}$去$^{1}$

但如各組之末字爲輕聲時，重音移前：

乞$^{2}$伊$^{0}$郤$^{1}$死$^{3}$

敆$^{3}$伊$^{0}$講$^{2}$話$^{1}$

數字tsap（十）在第二字時重音移前：

二$^{3}$十$^{0}$四$^{2}$儂$^{1}$

三$^{3}$十$^{0}$五$^{2}$都$^{1}$

若第二字爲不重要的字（見B）時亦同：

到$^{3}$卜$^{4}$失$^{2}$神$^{1}$

如第一字特別重要時，次重音落在首字：



兩$^{2}$枝$^{0}$半$^{3}$桮$^{1}$

D.五字組以上依較少字組相似的規律組合。

杜嘉德的重音研究也應用到音節內複元音的重音分佈。現代語音學家一般認爲元音的響度依口部開合、舌位前後有別。開口度大的低元音響度大於高元音，後元音響度大於前元音。響度最大的是主要元音。這點杜嘉德早就注意到了。只是，他是以重音（accent）來表示響度。因此他把聲調符號統一加在主要元音上，後來的西方教士往往不能掌握到這一點，因而有混亂的情形發生。

由這些細節可知杜嘉德的語音學（phonetics）是相當不錯的，但他的聲韻學（phonology）則相當差。比如ts-、tsh-兩母，麥都思（1831）字典一律以ch、ch'h表示，羅啻以ch、ch‘表示，杜嘉德認爲齒音在前元音有顎化現象，因此在前元音i、e之前用ch，後及低元音用ts，但tsh-則只用chh，s-也只用s-。他沒有互補分佈的音位觀念，所用符號非常偏重音值。但其影響很深遠，以後的字典都跟他走，直到1930年代以後才有人逐漸放棄ts，而將ts-不論前後元音之前都用ch-表示。

還有合口介音，麥都思都用-w-表示，但杜嘉德堅持像oa的音很清楚的聽到o音而不是wa，所以合口音只在高元音-i前作ui，其餘皆作oa、oe。他的審音能力雖然很強，但完全沒有聲韻學（phonology）的觀念。Schlegel曾在他的《荷華文語類參》序（1882）中提到，他曾和杜嘉德協調ch/ts不必分別之類的聲韻學的問題，但不爲杜嘉德所接受。杜嘉德以後，長老教會的勢力成長非常迅速，著作也最勤，長老會內部又很團結，因此拼音法

相當統一，只有在細節上有小的出入。長老會以外的拼音法即使較合理也沒有影響力。



**註解：**

①本節主要參考賴永祥《教會史話》第一輯。

②參見本書第四章〈麥都思小傳〉、〈麥都思〈福建方言字典〉的價值〉。

③參見本文〈參考書目〉衛三畏條。

④杜嘉德字典Preface P.9

⑤J. M. Douglas：Memorials of Rev. C Douglas, London, 1877. P.10。較引自村上嘉英〈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の閩南語研究〉。

⑥前著 P.7。

⑦杜嘉德字典序 P.1。

⑧杜嘉德字典附錄 P.609-610。

⑨杜典附錄II，P.608。

⑩依周長楫《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》（《語言研究》19862：79）附表2，漳州、龍海，及董同龢《四個閩南方言》（1960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第30本，P. 853）所載漳洲方言聲調本調調值如下：

| | 陰平 | 陽平 | 上聲 | 陰去 | 陽去 | 陰入 | 陽入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漳州 | 44 | 13 | 53 | 21 | 22 | 32 | 12 |
| 龍海 | 24 | 12 | 42 | 21 | 22 | 32 | 5 |
| 龍溪 | 24 | 213 | 53 | 21 | 22 | 31 | 13 |

## 參考書目：

Medhurst, W.H.（麥都思）

1837"A Dictionary of the Hok-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" 1837. Maccao: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

Williams, S.W.（衛三畏）

1835"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" Aug 1835, Chinese Repository (C.R.) 4:167-176.

1836"Orthography of Chinese Words" May 1836, C.R.5:22-30

1837"Orth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" March 1837, C.R.5: 481-485.

1838"System of Orthography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: Feb 1838, C.R.6:479-486.

1839"System of Chinese Orthography" Jan. 1839. C.R.7:490-497.

1842"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" Jan. 1842. C.R.11:28-44.

Talmage, John Van Nest（打馬字）

1852"Tn̂g-hoan-jī chho-hák"（唐番字初學 Amoy Spelling Book）Amoy.

1894"ē-mn̂g-im e jī-tián"（廈門音✝字典）廈門：大美國歸正教會印。



Doty, Elihu（羅啻）

1852"Iok-hān thoân hok-im su"（約翰傳福音書）1852.

1853"Anglo- 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"(翻譯英華廈腔語彙）廣州：鷺門梓行。

Douglas, Carstairs（杜嘉德）

1873" Chinese -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"（廈英大辭典）London :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.